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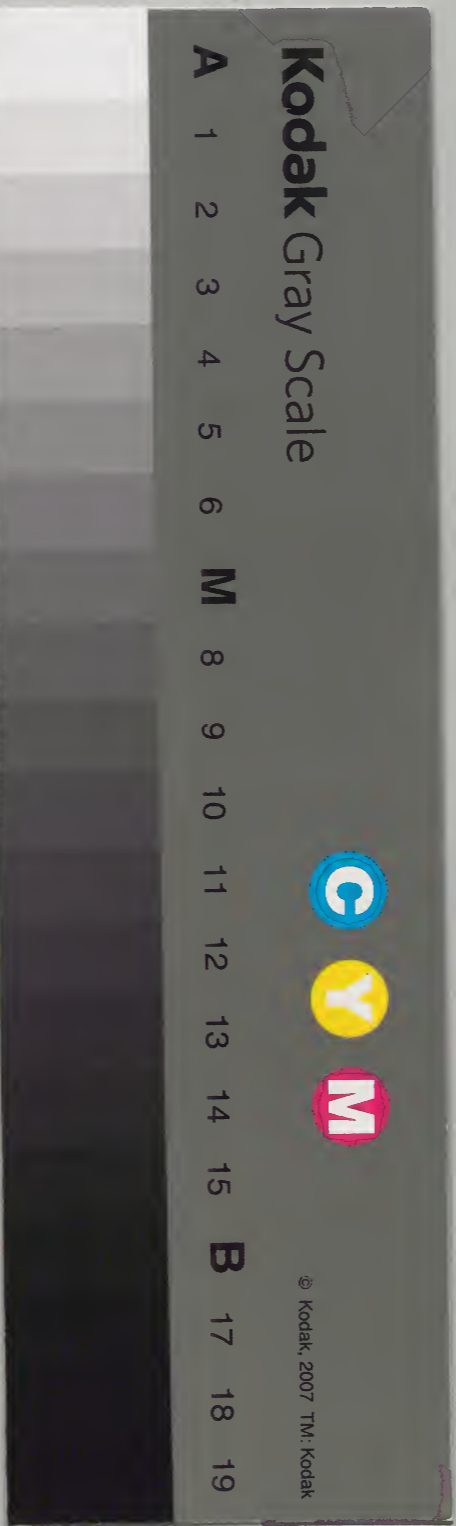
刻校  
漢書評林

十二

漢書門類			
一	三	二	號
一	函	冊	架
五	〇	冊	架

內閣文庫			
二	一	漢	書
七	三	二	號
九	函	冊	架
一	五	〇	冊
九	架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32	
冊數	50 ( 12 )		
函號	279	67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五

郊祀志第五上

黃覆翁曰易封禪曰郊祀而不

事宗廟太節平

禮之議並有本

禮之議並有本

禮之議並有本

禮之議並有本

禮之議並有本

禮之議並有本

禮之議並有本

禮之議並有本

禮之議並有本

禮之議並有本

禮之議並有本

禮之議並有本

禮之議並有本

禮之議並有本

禮之議並有本

禮之議並有本

禮之議並有本

禮之議並有本

黃覆翁曰易封禪曰郊祀而不事宗廟太節平禮之議並有本禮之議並有本禮之議並有本禮之議並有本禮之議並有本禮之議並有本禮之議並有本禮之議並有本禮之議並有本禮之議並有本

洪範入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芻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獾有祭。師古曰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祭獸孟春之月而布列以祭其先也。是以聖王爲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師古曰爽明也齊讀曰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爲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義明神之事者以爲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姓氏所出者以爲宗。應劭曰上下謂天地之屬神也。氏姓王族之別也。祝謂主祭之贊詞者。積土爲壇平地爲場。氏姓謂神本所出及見所當爲主者也。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也。春秋左氏傳曰就公使祝應宗區享神也。又云祝宗用馬于四。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塘並非宗伯及大宗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也。師古曰嘉生謂衆瑞也。民以物序。孟康曰各有分叙也。災禍不至所求不匱。及少昊之衰九

大公孫卿粵人

舊矣然少君樂

士固襲封禪之

諸祠多出于方

郊祀獨志郊氏

共爲一書班氏

歷叙秦皇漢武

禮然後及秦漢

問不經之祠且



老闢基及入海  
求不死藥亦兼  
見焉何哉子以  
爲宜別立方伎  
傳而志惟叙所  
祀天地百神云  
劉敏曰子按春  
秋外傳云夏父  
弗秦爲宗伯宗  
伯我爲宗伯宗  
伯非宗何哉

隆按自首至此  
原郊祀所由起  
虞書以下本史  
記封禪書而稍  
損之  
又按虞書曰而  
下以至武帝悉  
本史記封禪書  
而益損之間有  
先後相亂處

黎亂德 孟康曰少昊時諸侯作亂者也章昭曰黎氏九人也 鬼神雜擾不可放物 師古曰

生不降禍災荐臻莫盡其氣 師古曰言不究其性命也 顯頊受之 廼

命南正重司天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日屬民 應劭曰黎陰官也火

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爲社祠 師古曰共工氏在太

故謂之禱句讀曰鉤 有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

穀死爲稷祠 師古曰烈山氏炎帝 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尙矣虞書

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師古曰虞書舜典也在察也璿美

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言舜觀察 玉也璿轉而衡平以玉爲璿衡謂

璿衡以齊同日月五星之政度合天意 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孟康曰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說云乾坤六子又一說天宗三日

月星辰地宗三太山河海或曰天地間游神也師古曰類以類祭也上帝天

說者多矣乾坤六子其最通乎 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 師古曰望

望而祭之秋次也羣 掛五瑞 師古曰掛與輯同掛合也 擇吉月

日見四嶽諸牧班瑞 師古曰四嶽諸牧謂四方諸侯也班布也 歲二月東巡狩

至于岱宗 師古曰狩守也諸侯爲天子守土故巡行 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

川 師古曰柴積柴而燔 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 師古曰后君也東方

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師古曰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日三

斗也衡 修五禮五樂 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五樂謂春則琴

樂尙書作五玉今志亦有 三帛二牲一死爲贊 師古曰三帛女纁

一死雉也贊者 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

狩至西嶽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者

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 師古

以上皆舜 禹遵之後十二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曠二

龍去之 應劭曰舜帝孔甲天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其後燬黷媮神故龍去之 其後十三世湯伐

桀欲夏社不可作夏社 應劭曰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

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也師古 廼畀烈山子柱

曰遷古遷字夏社尙書篇名今則序在而書亡逸



而以周棄代為稷司。後八世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

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師古曰。穀即今之楮樹也。其字從木。合兩手曰拱。伊陟太戊臣。伊尹

之子。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孟康曰。巫咸。殷賢臣。贊。說也。謂伊陟說其意也。師古

曰。因此作咸。又四篇事見。後十三世帝武丁得傅說。為相。殷

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雊。師古曰。雊。雞鳴也。音工豆反。武丁懼。

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乙。嬖神而

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是觀之。始未嘗不

肅祇。後稍怠。嬖也。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

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天子

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言招來百神而安

處之也。秩。序也。舊無禮文者。皆以次序而祭之。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而諸侯祭

其壘。內名山大川。師古曰。壘。境也。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

隆按。由是觀之。三句結。虞書以下一段。

隆按。自周公起。至有禁一段。言周公制禮自天子以至士庶。人各有當祀之神。不可得而參差也。先伏此案。為後淫祀張本。

祀。章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霤。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祀

有禁。後十三世。世益衰。禮樂廢。幽王無道。為犬戎所敗。

平王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

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騶駒。黃牛。羝

羊。各一云。師古曰。騶。赤馬。黑。騶尾也。羝。牡羊也。騶音留。羝音丁奚反。其後十四年。秦文公

東獵。汧渭之間。師古曰。汧。渭二水名。汧音牽。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

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李奇曰。鄜音孚。三輔謂山阪開為衍。晉灼曰。左馮翊鄜縣之衍也。師

古曰。今之鄜州。蓋取名於此也。文公問史敦。師古曰。秦之太史敦其名也。敦曰。此上帝

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

作鄜時。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祀。

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師古曰。土之可居者曰隩。音於六反。故立

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

郊焉。其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

盧舜治曰。此叙秦五帝之祠。蓋秦廢祀天之禮。而以前所謂郊祀者。祀于五時。名曰五帝。宣公祠。祠白帝。宣公祠。青帝。宣公祠。炎帝。錯然不一。

隆按。其後十四年。郊祭白帝焉。文公已畢。却又云。自未作鄜時。一作。晚。周亦或曰。至。晚。周亦郊焉。作。一。轉。終又以其語不經。見。二。句。結。之。曲。折。反。覆。無。限。含。蓄。



盧舜治曰秦襄  
公攻戎救周列  
為諸侯自以為  
主少帥之神其  
借甚矣然猶以  
國于西也繼而  
諸時並與或由  
夢蛇而為野雞  
或因獲石開雉  
而為陳寶或時  
兩金而為哇時  
又繼而有青黃  
炎帝祠鄆時陳  
寶祠皆混列于  
郊至高帝又立  
黑帝祠以備五  
時而祀天之禮  
數百年荒廢而  
不尋矣

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師古曰殷聲也。云傳聲之亂也。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雞皆鳴以應之也。上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駁文也。殷音隱。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臣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之雉也。作陳寶祠。後七十一年。秦德公立。卜居雍。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鄆時。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月也。周時無至。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人。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磔狗邑四門。以御蠱災。後四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後十三年。秦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廼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臧之府。而後世皆曰上帝。穆公立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

家自無懷氏至  
三代俱有之蓋  
出於齊魯陋儒  
之說爾

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鄭氏曰。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縣。前見莊子。服虔曰。云云。在梁父東。山名也。晉灼曰。云云。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慮義封泰山。禪云云。師古曰。慮。陰也。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云云。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於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二里。師古曰。晉說是也。皆受命

隆按皆受命然  
後得封禪與上  
桓公既伯會諸  
侯于葵丘而欲  
封禪相顧  
又接西伐下合  
有大夏涉流沙  
五字當是傳寫  
之訛

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章昭曰。將上山。繼東其馬。縣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師古曰。熊耳山在順陽北。益陽縣東。非。賈所云導洛自熊耳者也。其山兩峯狀亦若熊耳。因以為名也。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師古曰。兵車之會三。謂莊十三年會於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涇。六年伐鄭。圍新城也。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于葵丘也。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為天子之位也。諸侯莫



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黍北里禾所以為盛應劭曰鄒音臘蘇林曰鄒上北里皆地名也師古曰盛謂以實董筮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為籍也服虔曰茅草有三脊也張晏曰謂靈師古曰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鱣音土直反西海致比翼之鳥師古曰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其名曰鸛爾雅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鸛屬而管仲乃云西海其說異也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鷓鴣羣翔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穆公納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師古曰三立其君謂惠公懷公文公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後五十年周靈王卽位時諸侯莫朝周襄王延明鬼神事師古曰襄王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依弘周大夫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弗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至敬

王時晉人殺襄弘

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周人殺襄弘也

自秦宣公作密時後二百五十年而秦靈公於吳陽作

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

秦獻公孟康曰太史儋謂老子也師古曰此亦周之太史名非必老聃老聃非秦獻公時儋音丁甘反又吐甘反曰周

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當復合應劭曰秦伯翳之後也始周孝王封非子為附庸邑諸秦平王東遷洛邑襄公以兵衛之嘉其勳力列為侯伯與周別五百載矣昭王時西周君自歸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此復合也孟康曰謂周

秦仲也五百歲謂從秦仲至孝公疆大顯王致伯與之親合也師古曰諸家

之說皆非也自非子至西周獻邑凡六百五十三歲自仲至顯王二十六年

孝公稱伯止有四百二十六歲皆不合五百之數也按史記秦本紀及年表

並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為諸侯於是始與諸侯通又周本紀及與齊晉楚

諸系家皆言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正與此志符合是乃為別至

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自歸獻邑凡五百合七十年而伯王出

焉韋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師古曰七十當為十七今史記舊本皆作十七字伯王者指謂始皇始皇初立政在太后穆未得

稱伯自昭王滅周後至始皇九年誅穆未得十七年本

紀年表其義顯而韋氏乃合武王昭王為數失之遠矣

儋見後七年



茅坤曰史記百  
二十五年而秦  
并天下漢書訛  
又曰此改正朔  
張本

櫟陽雨金。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

帝。師古曰畦時者如種非畦之形而時後百二十歲。周赧王卒。

九鼎入于秦。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師古曰爾雅云左陵秦丘謂丘左有陵者其名秦

城下。自赧王卒後七年。秦莊襄王滅東周。周祀絕。後二

十八年。秦并天下。稱皇帝。秦始皇帝既即位。或曰黃帝

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蚯蚓也黃帝土德故地見其神

郊。草木鬯茂。師古曰鬯與暢同殷得金德。銀自山溢。蘇林曰周

得火德。有赤鳥之符。師古曰謂武王伐紂師渡孟津之時也尚書

俱來。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

德之瑞也。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

上黑。度目六為名。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音上大呂。師古曰大

風舜治曰此以  
下叙秦始皇封  
禪之祠

呂陰律。事統上法。服虔曰政尚法令也臣瓚即帝位三年。東

巡狩郡縣。祠騶嶧山。頌功業。蘇林曰騶嶧縣也臣瓚曰於

是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生或

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師古曰蒲車

掃地而祠。席用菘菹。應劭曰菘菹本也去皮以為席如淳曰菘菹

也。菘字本作菘。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

此黜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明

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秦祝之祀。雍

上帝所用。而封臧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

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既黜。不得與封禪。

聞始皇遇風雨。即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

名山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應劭曰羨門名子高古仙

字。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自來作之。齊所以為

隆接始皇東游  
海上行禮名山  
川及八神求仙  
人羨門之屬是  
網以下是目



齊曰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央齊也師古曰謂其衆神異如天之腹齊也其祀絕莫知起

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

下者師古曰。下。謂最下也。臨菑城南。蓋謂此也。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

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時師古曰。名其地。祭處曰時也。

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丘主祠。蚩尤。蚩尤在

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師古曰。東平陸縣名也。監其縣之鄉名也。四曰陰主

祠。三山師古曰。三山。即所謂三神山。下所謂三神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章昭曰。之罘山。在東萊。縣師古曰。罘音浮。腫音直。瑞反。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章昭曰。在東萊。長廣也。皆在齊

北。玆勃海。七日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章昭曰。盛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也。師古曰。斗絕也。盛音成。最居齊東北陽。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

祠。琅邪。琅邪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師古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謂海有山形如臺也。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古師曰。言八神牲牢皆同。而圭幣各異也。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

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

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元尚。羨

門。高最後。皆燕人。為方輿道章昭曰。皆燕古人之名。効為神仙者也。師古曰。自宋毋忌至最後。皆其人姓名也。凡五人。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

顯於諸侯晉灼曰。燕昭王築宮師之。故作主運之篇也。如淳曰。而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回為服也。而

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

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

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服虔曰。其傳書云爾。臣瓚曰。世人相傳爾。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僂人及不死之藥。皆在

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

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

終莫能至云。世王莫不甘心焉師古曰。甘心。言貪嗜之心。不能已也。及秦始皇

皇至海上。則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弗及。使人齋童男

茅坤曰。此求神仙張本。隆按。索隱云。最隆。猶言其後也。服虔說上有四人。是也。未詳。

隆按。然則怪迂二句收上文起下文。



一本秦下焚上有皇字

陰接史記于此用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邪句以應冒頭則此句似不得

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為風不得至。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師古曰。幾。讀曰。幾。不得還到沙丘崩。臣瓚曰。沙丘在鉅鹿縣東北也。二世元年。東巡碣石。竝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師古曰。今此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竝存焉。其秋。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年。而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滅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說曰。始皇上泰山。為風雨所擊。不得封禪云。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邪。昔三代之居。皆河洛之間。師古曰。謂。殷都朝歌。周都洛陽。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

又接此以下收結前文。盧舜治曰。此以下叙始皇山川之祠。蓋始皇雖并天下。而禮典廢。墜所祠祭山川。皆因與封禪求仙。則及之者。而其領之祠官。以歲時致祭。且雜以淫祠。者大率多秦中山川。衛要之非古義也。一本無祠官之官字。

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迭興迭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師古曰。代。代殊。異故不可盡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嶠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師古曰。嶠。即今之陝州二嶠也。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滂。曰淮。師古曰。滂。音子禮。反。此本濟水之字。春以脯酒為歲禮。因泮凍。服虔曰。泮。凍也。師古曰。泮。音普。半。反。秋涸凍。師古曰。涸。讀與。涸。同。涸。凝也。音下。故反。春則解之。秋則凝也。之春秋。左氏傳曰。固陰。沍。寒。禮記。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冬塞禱祠。師古曰。塞。謂報其所祈也。音先代反。下同。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師古曰。說者云。薄山在河東。一曰。在潼關北。十餘里。而此志云。自華以西。則今關鄉之南山。連延。西出。竝得華山之名。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師古曰。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岳。爾雅。亦云。河西曰。非。一山之名。但未詳岳之所在耳。徐廣云。岳山在武功。據地理志。武功但有垂山。無岳山也。岐山。即在今之岐山縣。其山兩岐。俗呼為箭括嶺。吳山。在今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地理志



隴州吳山縣鴻冢釋在下岷山在湔氐道水曰河。祠臨晉師古曰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沔祠漢中

師古曰沔漢水之上名也漢中今梁州是也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冬夏不增不減不生草木湫音將鬱反師古曰此水今在涇州界清激可愛不容穢濁或湫音子由反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淵禱塞如東方山川

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嶽皆有

嘗禾孟康曰以新穀祭之陳寶節來祠服虔曰陳寶神應節來也其河加有嘗

膠此皆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

豐滂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師古曰霸產出藍田豐滂出鄂長水者言其源流長也滂音勞目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師古曰加謂車及駟駒之屬為小

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塔山之屬蘇林曰塔音骨章昭曰音蘇計反為小

山川亦皆禱塞泮淵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

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

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師古曰風伯飛

劉奉世曰二十八宿既已備而又言參與南北斗術字茅坤曰秦之無文之祭多矣似

王維楨曰始皇所謂九臣十四臣以下最小鬼之神皆所謂雜祠也

廉也雨師屏翳也一曰屏號而說者乃謂風伯箕星也雨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伯雨師即知非箕畢也九臣十四臣不見名數所出諸布諸嚴諸逐未聞其義逐字或作述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于下

邽有天神豐鎬有昭明天子辟池於杜亳有五杜主之

祠壽星祠韋昭曰亳音薄湯所都也臣瓚曰濟陰亳縣是也師古曰杜有薄亭斯而雍昔廟祠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師古

曰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田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弓衣而死故周人尊其鬼而右之蓋謂此也其在秦

中。最小鬼之神者也師古曰其鬼雖小而有神靈也各以歲時奉祠唯

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

以為歲祠禱因泮凍秋澗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中

之月月祠師古曰中讀曰仲謂四時之仲月皆祠之若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

騂秋冬用駒師古曰騂純赤色也音先騂反時駒四匹師古曰每時用駒四匹而春秋異色

木寓龍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師古曰一駟亦四龍也木寓車馬一駟各

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圭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



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

見李奇曰上宿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爇火也狀若井掣舉矣其法

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爇火如淳曰權舉也師古曰凡祭祀通舉火

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時薦享宜知早晏

故以火為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服虔

也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

以歲時奉祠之至如它名山川諸神及八神之屬上過

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

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卽有災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

高祖初起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

師古曰物及高祖禱豐粉榆社鄭氏曰粉榆鄉名也社在於榆晉

謂鬼神也及高祖禱豐粉榆社灼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

里師古曰以此樹為社狗沛為沛公則祀蚩尤蚩尤鼓旗遂以

十月至霸上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色上赤二年

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

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

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廼待我而具五

也廼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

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李

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

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

御史令豐治粉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立蚩

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巫其梁巫祠天地天

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

巫祠族八炊之屬服虔曰東君以下皆神名也師古曰東君日也

人炊古主炊毋之秦巫祠杜主巫保族彘之屬師古曰杜主

杜主也巫保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師古曰堂下

族彘二神名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師古曰堂下

先巫之最先者司命說者云文昌第九天巫祠九天師古曰九天

四星也施糜其先常施設糜鬻者也九天巫祠九天者謂中央鈞

隆按漢承秦後  
與禮廢廢以古  
人所以郊祀天  
地者施之五時  
之禮祠而未嘗  
有祀天地之禮  
不亦闕乎

盧辯治曰梁巫  
以下諸巫所掌  
者乃祀與神祇  
之祠非祀天神  
所謂世祀也  
綴之以祀者豈  
以諸祖配諸神  
而祠之耶不可  
得而詳也



王維禎曰高祖祀蚩尤以祠  
二世皇帝皆所  
謂維祠也  
丘濬曰后稷祠  
而謂之靈星者  
以后稷配靈星  
也  
真德秀曰文帝  
造則自歸福則  
衆共古帝王用  
心也  
盧舜治曰古者  
天子祭四望至  
漢則名山大川  
之在諸侯國者  
不領于天子之  
祠官必俟齊淮  
南國廢而後舉  
之俱非古義  
隆按郊祀以于  
圓丘方澤而漢  
不以其地必以  
衰冕率百官而

於冬夏至而漢  
不以其時必以  
祖宗配而漢不  
以其人必以五  
帝日月星辰從  
祀其左右而漢  
不以其所以班  
史之志所以志  
漢祀之非禮也  
隆按買欲改  
正朔服色尚黃  
當時未之行茲  
因黃龍見成紀  
乃召公孫臣草  
改歷服色事然  
則臣之所議其  
誼之議歟  
劉奉世曰予謂  
三王之郊一茂  
夏正于時據十  
月為歲首故言  
郊也  
盧舜治曰此叙  
文帝舉五帝之

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  
東南陽天也其說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旻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  
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  
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也  
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  
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各  
有時日其後二歲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  
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  
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  
農祥也晨見而祭之  
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  
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  
以祠  
師古曰隨其祠  
具之豐儉也  
制曰可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詔曰祕  
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餘之始名山大川在諸  
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  
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明年以歲比登詔有司增雍五  
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  
師古曰駕車被  
馬之飾皆具也  
西時畦時寓車各  
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

廣壇場圭幣俎豆以差加之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  
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  
師古曰謂  
轉次之  
則漢當土德土  
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時丞相張蒼好律  
歷以為漢迺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  
色外黑內赤  
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陽氣尚伏在  
地故內赤也或曰十月百草外黑內赤也  
與德相  
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  
師古曰天  
水之縣也  
文  
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  
事  
師古曰草謂  
創造之也  
其夏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  
害於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  
師古曰幾  
讀曰冀  
禮官  
議毋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  
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  
上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  
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

漢不以其躬必  
於冬夏至而漢  
不以其時必以  
祖宗配而漢不  
以其人必以五  
帝日月星辰從  
祀其左右而漢  
不以其所以班  
史之志所以志  
漢祀之非禮也  
隆按買欲改  
正朔服色尚黃  
當時未之行茲  
因黃龍見成紀  
乃召公孫臣草  
改歷服色事然  
則臣之所議其  
誼之議歟  
劉奉世曰予謂  
三王之郊一茂  
夏正于時據十  
月為歲首故言  
郊也  
盧舜治曰此叙  
文帝舉五帝之



祠  
茅坤曰五帝且  
濱而况廟乎

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陽谷日沒於西故曰墓墓濼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蓋總言凡神明以東北為居西方為冢墓之所故立廟於渭陽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

帝廟同宇師古曰字謂屋之覆也言同一屋之下而別為五帝一殿廟各立門室也廟記云五帝廟在長安東北也

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

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如淳曰二水之合也以郊見渭陽五帝

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師古曰蒲池為池而種蒲權蒲字或作滿言其水滿也權

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

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謀議采取之也

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如淳曰亭名也若見五人於道北

遂因其直立五帝壇鄭氏曰因其所立處以立祠也師古曰直猶當也當其處祠以五牢

其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

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

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

隆按周鼎亡在  
泗水中應前鼎  
淪沒于泗水彭  
城下

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

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謂正當汾陰也

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

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

吏治誅夷平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

鬼神之事師古曰正朔也服服色也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

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與兵守御後歲少不

登數歲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

有所興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

矣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師古曰正亦正朔度度量也服色度量互言之耳

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

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

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

陸按首提尤敬  
鬼神之祀與望  
天子封禪改正  
度二句為武帝  
時事綱領



一本三歲一郊  
下有見字  
隆按西都所謂  
郊祀若雍五時  
若甘泉太一皆  
出于方士祈福  
之說而非古人  
報本之意推武  
帝以求仙成帝  
以求嗣故二君  
親郊爾

漢書卷之五十一 郊祀

姦利事。按縮臧。縮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六年。寶太后

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

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礪氏館。如淳曰。礪音蹄。

鄭氏曰。音斯。師古曰。鄭音是也。其字從石從鹿。神君者。長陵女子。目乳死。見神於先

後宛若。孟康曰。產乳而死也。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構反。古謂之姊。似今關中俗呼為先後。吳楚俗

呼之為妯。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

子孫以尊顯。武帝外祖母也。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

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

老方見上。如淳曰。祠竈可以致福。李奇曰。穀道辟穀不食之道也。上尊之。少君者。故深

澤侯人。主方。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也。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

十。能使物卻老。如淳曰。物謂鬼物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

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餽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

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

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常從武安侯。宴

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廼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

人為兒。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

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臣瓚曰。晏以柏木為寢室於臺之上。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師古曰。刻謂器上所

銘。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竈

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

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廼可見之。以封禪則

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

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

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

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師古曰。齊藥之分。齊也。昔才計反。久之。少君

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孟

康

隆按不知其何  
所人與上及所  
生長相顧數百  
歲也與上匿其  
年相顧  
茅坤曰少君所  
言固多幻而不  
情而史記原文  
特澹宕可以炫  
十古  
父曰武帝始以  
封禪為不死

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孟

康



曰二人皆方士也師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

事矣。毫人謬忌奏祠泰一方。如淳曰：毫亦溥也。下所謂溥也。晉灼曰：齊陰溥縣人也。曰

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師古曰：謂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招矩黑帝叶光紀

黃帝含樞紐也。一說著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炬黃帝名神叶古者天子以春秋祭

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師古曰：每日以一太牢。凡七日祭也。為壇開八

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

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大牢

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

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

黃帝用一臯破鏡。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也。歲之始也。鳥惡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始拔除凶災。令神仙之帝

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為逆者破滅。訖竟無有遺育也。孟康曰：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羆而虎眼。如淳曰：漢

使東郡送鳥。五月五日作鳥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也。師古曰：解祠者謂祠祭以解罪求福。冥羊用羊祠。馬行

用一青牧馬。泰一。臯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

使者以一牛。孟康曰：陰陽之神也。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泰一

於忌泰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麀然。師古曰：麀。似麋。牛尾一角。音蒲交反。

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

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晉灼曰：符瑞也。臣瓚曰：風示諸侯。以此符瑞之應也。

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它縣償

之。常山王有罪。饗師古曰：饗與遷同。天子封其弟真定。以續先

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明年齊

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

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廼拜

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

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廼作畫雲氣車

及各目勝日。服虔曰：甲乙五行相克之日。如淳曰：如火勝金。用丙丁日。不用庚辛也。駕車辟惡

洪邁曰東坡作  
趙德麟字說云  
漢武帝獲白麟  
司馬遷班固書  
曰獲一角獸蓋  
麟云蓋予觀史  
疑之也予觀史  
疑所紀事幾致  
疑者或曰若或  
曰云或曰焉或  
曰蓋其語舒緩  
含深意

盧舜治曰此叙  
武帝舉五帝及  
星辰之祠  
父曰孝文用新  
坦平之言而立  
謂陽五帝之廟  
孝武採謬忌之  
說而建太一天  
皇之壇始行親  
祠矣然諸方士  
言天神貴者太  
一太一佐者五  
帝以神為帝以  
祀神為郊而昊  
天上帝曾莫有  
奉而行之者此  
漢郊祀所以不  
隆取也  
隆接天一句地  
一句泰一句故  
曰三一史記舊  
本以一天句一  
地句一泰句者  
矣

沙書卷二十五上 郊祀上 十三



隆按爲書當是  
偽書疑衍

盧舜治曰叙武  
帝星辰之祠因  
病瘵而益信神  
若太一之靈矣

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  
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廼爲帛書。以飯  
牛。師古曰。謂雜草以  
飯牛也。音扶晚反。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

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師古曰。手謂  
所書手跡。問之。果爲書。於是  
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僊人掌

之屬矣。蘇林曰。僊人以手  
掌盤。高二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僊人掌承露。和玉屑  
飲之。蓋張衡西京賦所云。立修莖之僊掌。承雲  
表之清露。屑瓊藥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也。文成死。明年。天子

病。鼎湖甚。晉灼曰。鼎湖宮名。在京兆地理  
志。湖本在京兆。後分屬弘農也。巫醫無所不致。游

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  
姓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  
水名。在臨淮淮浦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游水。姓也。發  
根名也。蓋因水爲姓也。本嘗遇病而鬼下之。故爲坐也。上召置祠之

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瘳  
強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瘳。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更立此宮也。臣瓚曰。壽宮奉  
謂善已。謂瘳也。大赦置壽宮神君。孟康曰。更立此宮也。臣瓚曰。壽宮奉  
神之宮也。楚辭曰。塞將澹兮壽宮也。

茅坤曰。漢武多  
英風。然亦貪而  
易動。故數惑于  
方士如此。

盧舜治曰。此叙  
武帝舉后土之  
祠。

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

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  
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孟康曰。崇絜自  
除祓然後入也。  
師古曰。祓  
音發。勿反。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  
言。上輒爲下之  
也。晉灼曰。神君所言行下  
於巫。師古曰。晉說是也。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以

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畫法。孟康曰。策  
畫之法也。其  
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憲其事。祕

世莫知也。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數

瑞。以名年耳。蘇林曰。得諸  
元元年。是  
有長星之光。故  
曰元光元年。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如淳曰。改  
元狩元年。其明年。

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

師古曰。答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  
義。一曰。闕地祗之祀。故不爲神所答。應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

寬舒議。師古曰。談即  
司馬談也。天地牲角繭栗。師古曰。牛角之形。或如  
繭。或如栗。言其小。



隆按史記無公孫滂洋一節

隆按漢尋太山伏封禪案

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壇一黃  
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師古曰侍祠之人皆著黃衣也於是天  
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  
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唯上師古曰唯音誰解在武紀如寬舒等議  
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還過維陽下  
詔封周後令奉其祀語在武紀上始巡幸郡縣寢尋於  
泰山矣鄭玄曰尋用也晉灼曰尋遂往之意也其春樂成侯登  
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服虔曰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將軍  
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尙方師古曰主方藥而樂成侯姊為康  
王后無子孟康曰膠東王后也王死它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  
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師古曰不相可也相危以法謂以罪法相欲傾危也中音竹仲反康  
后聞文成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入因樂成侯求  
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

隆按大闕武帝所深好者而歆之故其言易動

一本無信字

隆按惡敢言方曰能修其方曰使驗小方俱與上悔其方不盡又接郊祀志云樂大闕基史記孝武作闕旗按武帝故事云大甘子殿前樹於

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  
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  
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以言康王康王又  
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  
得僂人可致也然臣恐効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  
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  
大曰臣師非有求人入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  
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廼可  
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尊其使然後可致也  
於是上使驗小方闕基慕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  
而黃金不就廼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得天  
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誥御史昔禹疏九河  
決四瀆間者河溢阜陸隄繇不息師古曰阜水旁地廣平曰陸言水汎溢自阜及陸而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數百枚大令於  
庭中相繼十餘  
丈視者皆駭然  
則作旗者是也

海書卷二十五 郊祀

築作隄防徭役 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

通焉。乾稱飛龍。鴻漸于般。孟康曰般水涯也。漸進也。武帝云得樂大如鴻進於般一舉千里得道

如飛龍在天。師古曰飛龍在天。乾卦九五爻辭也。鴻漸于般。漸卦六二爻辭也。般山石之安者。朕意庶幾與焉。其

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童千

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師古曰斥不用者也。又以衛

長公主妻之。孟康曰衛太子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師古曰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據是則太子之姊也。孟

說非。齎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

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

置酒其家。韋昭曰大主武帝姑寶太后之女也。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

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

立白茅上。受印。以視不臣也。師古曰羽衣以鳥羽為衣。取其神僊飛翔之意也。而

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師古曰道天神道讀曰導。於是五利

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

隆接自音有禁  
方與上求見言  
與上仙人可致  
相應

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揜擊

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師古曰揜捉持也。擊古手腕之字也。揜音尼。其夏六月。

汾陰巫錦。應劭曰錦巫名。為民祠。魏雁后土營旁。應劭曰魏故魏國也。師古曰汾

雁本魏地之墳。故云魏。雁也。營謂祠之兆域也。見地如鉤狀。搃視得鼎。師古曰搃謂手把土也。音滿。溝反。把

音滿。巴反。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韋昭曰款刻也。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其下

美陽鼎。亦同也。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

問巫得鼎。無姦詐。廼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

如淳曰以鼎從行上甘泉將薦之於天。師古曰上音時。掌反。至中山晏温。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温乃有黃

雲。故為異也。師古曰中讀曰仲。即今雲陽之中山也。下云合茲中山亦同也。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

之。因之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

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

豐稊。未報。鼎曷為出哉。師古曰稊美也。言稼穡美也。未報者獲年豐而未報賽也。一曰雖祈穀而未獲年豐

之報也。其下張敞引此詔。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古

文云報曠未報曠者少也



隆按黃白雲與上黃雲相應若獸為符與上鹿過相應

曰泰帝者即泰吳伏羲氏也 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

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師古曰九牧九州之牧也鑄九鼎象

九州。皆嘗鷩亨上帝鬼神服虔曰以享祀上帝也師古曰鷩亨一也鷩亨表而祀也釋詩采蘋曰于以鷩之惟鷩及其空足曰鬲蘇林曰鬲音歷足中空不實者名曰鬲也以象三德

如淳曰鼎有三足故也三德三正之德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事見周書洪範 饗承天祐夏

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

德衰宋之社亡。鼎廼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

羊徂牛。鼎及鼯。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師古曰周頌絲衣之詩也基門塾之基也

鼎絕大者謂之鼎。園弁上謂之鼎。吳謹詳也。敖慢也。考壽也。休美也。言執祭

事者或升堂室或之門塾視牛羊之牲及舉大小之鼎告其致祭神降之福

故獲壽考之美曰何壽之美何壽之美者歎今鼎至甘泉以光潤

之之言也。蕭音乃代反。蕭音茲。故讀曰傲。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師古曰言鼎至甘泉之後光潤變見若龍

之神能幽能明能小能大乘此休福無窮竟也。蓋若獸為符服虔曰雲

有黃白雲降與初至中山黃雲之瑞相合也。路弓乘矢集

非也。蓋發語辭也。言甘泉之雲又若獸形以為符瑞也。

獲壇下李奇曰宜言盧弓章詔曰路大也四矢曰乘師古曰章說是也又於壇下獲弓矢之應報祠大享。唯

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宜見鼎於其廟也師古曰合

德謂與天合德 鼎宜視宗禰廟。臧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入

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

廼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雍且郊師古曰雍地形高故云上也音時掌反

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

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

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晁侯問於鬼與區

師古曰鬼與區黃帝臣也疏文志云鬼容鬼與區對曰黃帝得寶

鼎。而此志作史區。史容聲相近。蓋一也。鬼與區對曰黃帝得寶

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

黃帝迎日推策晉灼曰迎數之也臣瓌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後率二十歲

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

因所忠欲奏之師古曰所忠人姓名也解在食貨志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

盧舜治曰或言五帝泰一而佐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乃拜卿為郎以侯神何其崇也至於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又何其猥也武帝信方士故譖濱無主



茅坤曰不特幻而詐且蜂起矣

茅坤曰其言幻然亦濬宕可動主上

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廼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也。李奇曰說經道得封者七千國也。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山川之守謂尊山川之神。令主祭祀也。即國語所云。在巴氏之君守封禪之山也。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廼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與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黃帝接

茅坤曰千年來好異之士時時侈心焉

王維慎曰武帝以巫蠱之妄殺皇后殺太子已如脫屣矣奚待得如黃帝哉

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服虔曰黃帝升僊之處也。師古曰谷口仲山之谷口也。漢時爲縣。今呼之治谷是也。以仲山之北寒涼。故謂此谷爲寒門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在河東蒲坂。荆山在馮翊懷德縣也。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師古曰胡頰頸下垂肉也。頰其毛也。音人占反。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廼去。餘小臣不得上。廼悉持龍頰。龍頰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叩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頰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陔。師古曰陔重也。三陔三重壇也。音該。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從土位。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鰐牛以爲俎。豆牢具。李奇曰音

李奇曰音



禮師古曰西南夷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而進之一曰進謂雜

尾擊之牛也一音茅其下四方地為膾食羣神從者及北平云師古曰

物之具也所已祠昨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

字與餼同謂聯續而祭也音竹芮反

中斃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服虔曰水玄之酒與酒也音灼曰

以白鹿內牛中以斃內鹿祭日以牛祭月以羊斃特師古曰言

中又以水及酒合內鹿中

羊若斃止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

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召爽師古曰召爽謂日尙冥天子

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師古曰以朝旦拜日為朝下朝音丈昭反則掛而

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師古曰贊天始以寶鼎神

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

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

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瑄大六寸謂之瑄嘉牲

薦饗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也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

太史令談祠官寬舒曰神靈之休祚福兆祥宜因此地

光城立泰時壇以明應師古曰明著美光及黃氣之祥應令太祝領秋及

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

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泰一三星為泰一鎗旗

李奇曰牡荆作幡柄也如淳曰牡荆荆之無子者皆繁齊之道音灼曰牡節

問不相畫也月暈刻之為券以畏病者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也旁

三星三公也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泰一鎗旗也師古命曰靈旗

曰李晉二說是也以牡荆為幡竿而畫幡為日月龍及星

為兵禱則太史泰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

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

其方盡多不讎師古曰讎應當也上廼誅五利其冬公孫卿

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緜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

天子親幸緜氏視迹問卿得毋効文成五利乎卿曰僊

者非有求人主入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暇神不來言

神事如迂誕積以歲廼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上禮樂志

盧辯治曰此叙武帝舉日月之祠漢氏不拜日

對敬曰則掛當屬上句

隆按為伐南越與上黃帝日戰且學仙句相應盧辯治曰此叙武帝因伐南越

塗按于新垣平則曰下吏誅夷子少君則曰病死于少翁則曰誅而隱之子變大則曰誅誅之彼數人者並動其君而乃覓不得其死如此



史氏故特書之以著其欺妄云

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春既滅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禁不止。師古曰。泰帝亦謂秦吳也。不止謂不能自止也。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廼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李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以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師古曰。且猶將也。類祠謂以事類而祭之。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師古曰。天子有事宗廟必自射牲。蓋示親殺也。

隆按此以下敘武帝封禪之事

茅坤曰。稍上即無風雨。伏乾風案

事見國語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廼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張晏曰。皇之前有人皇九首。章昭曰。上古有人皇者九人。師古曰。章說是也。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辯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聘。上為封祠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占同。徐偃又曰。師古曰。徐偃亦人姓名也。於是上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廼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廼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密高為之奉邑。師古曰。密

盧辯治曰。武帝東幸緱氏。禮登中嶽。以舉山川之祠



隆按以萬數下  
史記有然無驗  
者句恐不可少

古崇字耳。以崇奉嵩高之山。故獨給祠。復無有所與。上因東上  
謂之崇。高奉邑奉音扶用反。泰山草木未生。廼令人

泰山

如淳曰。言易上也。泰山從南面直上。步道三十里。車道百里。

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

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廼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

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

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

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張晏曰。天

子為天下父。故曰鉅公也。師古曰。鉅大也。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

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與方

士傳車。師古曰。傳音張懸反。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師古曰。間微也。隨問際而

行。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

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

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

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

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服虔曰。子侯霍去病子也。亦有封。其事皆

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陞東北肅然山。如祭后

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

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

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

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

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為元封。語在武紀。又曰。古

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

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

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

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廼遂去竝海上。北

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廼至甘泉。周萬

隆按其夜若有  
光應上是夜有  
美光句白雲出  
封中應上太一  
雲陽句  
一本改元以下  
五年作改元封  
元年



穿坤曰星學異之大者也而王朔猶指填星相附會為報德君侈而臣諂矣盧舜治曰此又叙武帝南郊之祠一本侯獨之候作後

盧舜治曰武帝祠公孫卿所註所謂雜祠

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師古曰能讀曰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師古曰德星即填星也言天以德星報於帝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師古曰昭明術大休美也一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是歲旱天子既出亡名廼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如淳曰故禱萬里沙以為名也過祠泰山臣瓚曰即今之泰山也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湛祠而去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祭具於水中也爾雅曰祭川曰浮沈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五上終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五

郊祀志第五下

盧舜治曰武帝祠勇之所註亦所謂雜祠也

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師古曰勇之越人名也俗鬼言其土俗向鬼神之事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廼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師古曰天帝之神及百鬼而以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上信之粵祠雜卜自此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師古曰緱氏城遽速也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館師古曰飛廉館及桂館二名也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名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廼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甘泉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若有光云廼下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五上終



詔赦天下師古曰為塞河及造通天臺而有神光之應故赦天下也其明年伐朝鮮夏旱

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師古曰三歲不雨暴

上廼下詔天旱意乾封乎鄭氏曰言適新封則致旱天欲乾我所封乎其令天下

尊祠靈星焉明年上郊雍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

歷獨鹿鳴澤自西河歸幸河東祠后土明年冬上巡南

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灑之天柱山號曰南嶽師古曰灑廬江縣天柱山

在焉武帝以天柱山為南嶽灑香潛浮江自潯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

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四月至奉高修封焉初

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徹古師

曰言共阻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

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師古曰公玉姓也帶名也呂氏春秋齊有公玉丹此蓋其舊族而說者讀公玉為宿非也

單姓玉者後漢司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

徒玉况自音宿耳水園宮垣為復道師古曰復讀曰復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

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

汶上如帶圖師古曰汶水名也山琅邪朱盧作明堂於汶水之上也帶圖公玉帶所上明堂圖汶音問及是

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

之服虔曰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

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畢齋堂下而上古師

白東古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

如其方黃帝并赤帝所師古曰與赤帝同處有司侍祠焉山上舉

火下悉應之還幸甘泉郊泰時春幸汾陰祠后土明年

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於明堂後

每修封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

帝敬拜泰一師古曰自此以上贊祝者辭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

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幾遇之師古曰幾讀曰冀音更遣人求之冀必遇也乙酉

柏梁災十二月甲子朔上親禪高里師古曰高里山名也祠后土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下

劉敞曰按王莽奏事文帝祠泰一已用高祖配矣何謂未乎劉敞曰面上字屬下句

王維慎曰初天子封泰山一段倒叙法



王惟楨曰公孫卿謂帝所最信者黃帝故動以黃帝取証較黠甚矣  
丘濬曰帝為臺以未神仙而一旦蕩然于烈焔之中其仙之不神可見帝尚不覺悟而又大為宮室以厭勝之帝非獨不燭理蓋亦不畏天矣

臨勃海將日望祀蓬萊之屬幾室殊庭焉師古曰殊庭蓬萊中仙人庭也

幾室上還以柏梁災故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

靈臺十二日燒師古曰就成也造臺適成經十二日即遇火燒黃帝乃治明庭明庭

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

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廼曰粵俗有火災復起

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

殿度高未央師古曰度並音大各反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師古曰三輔故

事云其闕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

文名曰泰液師古曰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池中有蓬萊方

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師古曰三輔故事云池北岸有石魚長二丈高

五尺西岸有石師古曰立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師古曰立

神明臺并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師古曰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

有九室恒置九天道士百人然則神明并幹俱高五十丈也并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并幹之形也并幹者并上木欄也張衡西京賦云并幹臺而百層師古曰此夏漢改歷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更印章

以五字因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

雒陽虞初等應劭曰丁夫人共先丁復本越人封陽都侯夫以方

祠詛匈奴大宛焉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

不備廼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也

而以木偶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偶馬

代獨行過親祠廼用駒它禮如故明年東巡海上考神

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應

曰昆侖玄圃五城十二樓僊人之所常居以候神人於執期鄭氏曰地名也名曰迎年

師古曰迎年若云祈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師古曰言明其得延年也上親

禮祠上積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

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韋昭曰風后封鉅岐伯皆黃帝臣也臣瓚曰東泰山在琅邪朱虛界中有



一本無下東泰山

小秦山是禪凡山師古曰凡山在朱虛縣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設

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界小不稱其聲廼令祠官禮之

而不封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復還泰山修五年之

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陞南方師古曰下

基之南面方士言僊人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

山修封還過祭恒山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

嶽四瀆矣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東幸琅邪禮日成山

登之采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師古曰解並在武紀延年即上所謂迎年者又

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云師古曰如有神人象

紀後五年上復修封于泰山東游東萊臨大海是歲雍

縣無雲如雷者三師古曰雷古雷字空有雷聲也或如虹氣蒼黃若飛鳥

集械陽宮南師古曰械音械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鷲有司

以為美祥以薦宗廟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

一本驚作響

按為解下史記有天子益意二句纔見武帝有反復之幾云

無驗公孫卿猶目大人之迹為解師古曰言見大人之跡以自解說也天子

猶羈縻不絕師古曰羈縻繫聯之意馬絡頭曰羈也牛鞞曰縻幾遇其真師古曰幾讀曰冥

諸所與如薄息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

之祠宮李奇曰皆祠名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大祝領之至如

八神諸明年凡山它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與

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甘泉泰

一汾陰后土三年親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

五修封昭帝即位富於春秋未嘗親巡祭云宣帝即位

由武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為世宗行所巡狩

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

廟告祠孝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

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中如

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

盧舜治曰此又叙宣帝歷武帝所巡狩之國皆立廟以其祠出于宗廟之外故列于苑祀志云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下郊祀志



盧舜治曰宣帝  
兩幸河東祠后  
士又復舉山川  
之祠

上盡明。上廼下詔赦天下。時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共己  
正南面。非宗廟之祀不出。十二年。廼下詔曰。蓋聞天子  
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祀闕。而  
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為百  
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時。  
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  
其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為神爵。制詔太  
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  
為歲事。師古曰。言每歲常祠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  
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  
於嵩。高南嶽瀟山於瀟。師古曰。瀟與潛同。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  
常山於上曲陽。師古曰。上曲陽常山郡之縣也。河於臨晉。師古曰。馮翊之縣也。臨河西岸。江  
於江都。師古曰。廣陵之縣也。淮於平氏。師古曰。南陽之縣也。濟於臨邑。界中

隆按叙宣帝南  
郡獲白虎以至  
使持節而求之  
凡數十種皆不  
經之祠惟立歲  
星一祠稍近正

師古曰。東郡之縣也。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  
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為  
立祠。又目方士言。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  
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卽墨。三戶山於下密。師古曰。卽墨東之縣也。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  
曰。卽墨下密皆膠東之縣也。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燹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  
又祠參山入神於曲城。師古曰。東萊之縣也。蓬山石社石鼓於臨  
朐。師古曰。臨朐齊郡縣也。朐音劬。地理志。蓬山作蓬山也。之采山於雁。成山於不夜。萊  
山於黃。應劭曰。雁音翫。晉灼曰。雁不夜黃。縣皆屬東萊。師古曰。雁音丈瑞反。成山祠日。萊山祠  
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師古曰。東郡之縣也。京師近縣  
郭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僊人玉女祠。雲陽有徑  
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師古曰。休屠匈奴王號也。徑路神本匈奴之祠也。休音許。對反。屠音除。又立  
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師古曰。



王維楨曰以武  
帝之事神而終  
亡驗則宣帝可  
以鑒矣王褒之  
遷也奚為

曰屬施上郡之縣也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可醮

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師古曰洪大也苑祕者言祕術之苑固也令尙

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

主時忌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

平庶幾可與也後尙方待詔皆罷是時美陽得鼎獻之

師古曰美陽扶風之縣也下有司議多以爲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

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于

后稷后稷封于釐師古曰釐讀與郿同今武功故城是公劉發迹於豳師古曰豳

文武興於鄆鎬師古曰鄆今長安城西豐水上也鎬在昆明池北由此言之則邽梁

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

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桐邑師古曰尸臣主事之臣也

桐邑師古曰地是也賜爾旂鸞黼黻珣戈師古曰交龍爲旂鸞謂有鸞之車也黼黻冕服也珣戈刻鏤之戈也珣與洞同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

不足以述古文師古曰壽其文述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

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也

昔寶鼎之出於汾睢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

土祈爲百姓蒙豐年今穀曠未報師古曰曠少意也言穀稼尙少未獲豐年也曠音苦

反鼎焉爲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臧與服虔曰言鼎豈舊臧於此地誠欲

考得事實也有司驗睢上非舊臧處鼎太八尺一寸高

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師古曰款刻也

識記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上自幸河東

之明年正月鳳皇集於祠師古曰祠禱焉翊之縣也設音丁活反又丁外反祠音况矩反於

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官廼下詔赦天下後間歲鳳皇

神爵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廼作鳳

隆按不宜薦見  
于宗廟與上宜  
薦見宗廟句相  
應



王維慎曰四用  
後問歲敘事緊  
嚴  
盧舜治曰此叙  
元帝舉南郊之  
祠帝凡五奉郊

皇殿曰答嘉瑞。明年正月復幸甘泉郊。泰時改元曰五  
鳳。明年幸雍祠五時。其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赦天下。  
後間歲改元為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其夏黃龍  
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鐘虜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  
師古曰虞神獸名也縣鐘之  
木刻飾為之因名曰虞也時以為美祥。後間歲正月上郊  
泰時。因朝單于於甘泉宮。後間歲改元為黃龍。正月復  
幸甘泉郊。泰時。又朝單于於甘泉宮。至冬而崩。鳳皇下  
郡國凡五十餘所。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  
泉郊。泰時。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  
泰時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  
酒。師古曰言有時  
如此不常然也或賜爵赦罪人。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  
匡衡等相繼為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  
禮。上是其言。後韋玄成為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

隆按匡衡定南  
北郊及毀不應  
禮之祠祀禮亦  
稍正矣然終不  
能建議盡復三  
代以來郊祀之  
堂嚴父配天之  
禮而哀平之問  
休于禍福之說  
南北郊與甘泉  
五時互為罷復  
卒無定制惜哉

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後元帝寢疾。夢神靈譴罷諸廟  
祠。上遂復焉。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語在韋玄成傳。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師古曰衡匡  
衡譚張譚奏言。帝  
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  
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  
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師古曰祭地曰瘞。瘞  
故云瘞地也即就也天之於天子也。  
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  
陽。立泰時。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  
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  
谷中。院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  
非聖王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  
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師古曰  
保養也難以奉神靈而祈  
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



成王郊於維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蕪於太折。祭地也。韋昭曰。太折謂為壇於昭晰地也。師古曰。折曲也。言方澤之形四曲折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鄧展曰。除地為營。將有形兆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維。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

譚奏議曰。陛下聖德忽明。上通

師古曰。忽與聰同。

承天之大典

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眾。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理。師古曰。今文泰誓周丕奉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則可長年享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師古曰。詩周頌敬之詩也。陟升也。士事也。言無謂天之高而又高遠在上。而不加敬。天乃上下升降。日月監觀於此。視人之所為者耳。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廼眷西顧。此維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宅居也。言天眷然西顧。以周國為居也。商紂在東。故謂周為西也。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



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宜通象八方。服虔曰八觚如今社壇也。師古曰觚角也。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

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

之飾及玉女樂。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絳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女樂即禮樂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

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

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

門以娛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娛地祇。師古曰此周禮也。大呂合於黃鐘。黃鐘陽

聲之首也。雲門黃帝樂也。太簇陽聲次二者也。咸池堯樂也。其牲用犢。其席稟藉。其器陶

匏。師古曰陶瓦器。匏瓠也。稽音憂。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

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

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

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

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

字一本紫下無壇

上下時。晉灼曰秦文公宣公所立時也。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

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

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

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

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師古曰謂高祖之初禮儀未定。不宜

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賢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

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是歲

衡譚復條奏長安尉官縣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

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

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

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

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

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



凌約言曰向以人事永以天運此二子論斷之別  
楊時曰人情征于禍福而易動而難知以易動之情譬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

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臯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入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罌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僊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師古曰本草待詔謂以方藥本草而待詔者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也。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救備。師古曰救整也。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

之纒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資猶溺于習見况餘人乎  
王維楨曰連用五來字極古朴

息。音聲碎隱野雞皆雉。師古曰直當也。息止也。當祠處而止也。碎音普甫反。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傳馳詣行在所。師古曰報神之來也。以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師古曰上下謂天營泰時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師古曰職主也。咎遇主於此也。



其德秀曰谷永此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使武帝時有為斯言者或可以開平揚雄之說也或問人言神仙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殺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

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師古曰。皇太后自謂。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與輕舉。淳如曰。遠也。與舉也。師古曰。遠古。遙字也。與起也。請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下。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師古曰。遐亦遠。覽觀縣圃。浮游蓬萊。李奇曰。崑崙九成上有縣圃。縣圃之上。即閻闔天門。耕耘

城之北。獨子受其死。平非人之所及也。則知長生之為虛。誕明矣。而後來者猶甘心而不悟。哀哉。陳仁子曰。谷永學術不至。與劉向異。則其言神仙虛誕。則向所不及。劉向心術不可與谷永同。而其言權變。專擅則永所不及。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度。量。相。去。若。此。哉。胡。纘。宗。曰。永。發。端。數。語。知。道。之。格。言。如。其。不。黨。玉。氏。即。劉。向。不。及。也。

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與山石無極。師古曰。言獲長壽。比於山石無窮也。黃冶變化。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丹砂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以藥石若陷水。丸投之。水上。水即消。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師古曰。淖。滯也。音女。教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反。化。色。五。倉。之。術。者。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

神一本求僊作求



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動海內。元

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撓擊。言有神僊祭祀

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

辜。師古曰。詐得謂主上得其詐偽之情。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輟

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曰。輟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祿

音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師古曰。三五謂三皇五帝。已嘗專意散財。

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

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

說曰。予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

朝者。上善其言。後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

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師古曰。此易既濟九五爻辭也。

東鄰謂商紂也。西鄰周文王也。禴祭謂禴。新菜以祭。言祭

祀之道。莫盛修德。故紂之牛牲。不如文王之蘋蘩也。禴音篤。言奉天之

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

劉奉世曰。此語有害。而理未通。疑誤以三五指三世五世而言。謂文武之時也。尋上文可見也。

盧舜治曰。此叙成帝復行幸甘泉。郊杜鄴之疏。欲罷甘泉河東也。

一木舉作奉

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祭禋有常用。師古曰。祭古燎字。贊

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

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勸說。師古曰。助謂助祭也。大路所歷

黎元不知。師古曰。大路天子祭天所乘之車也。黎元不知言無徭費不勞於下也。今甘泉河東天地

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

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

前上甘泉。先殿失道。師古曰。殿與驅字同。禮月之夕。奉引復迷。韋昭曰。奉引前

導引。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

雨壞。平陽官垣。廼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官門。孟康曰。甘泉一名林

光。師古曰。林光秦離宮名也。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非一名也。

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

奏。皆有變故。師古曰。迹謂觀其事也。不荅不饗。何以甚此。師古曰。不荅不饗。天

意不饗不為。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

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



盧舜治曰成帝  
屢祠甘泉泰時  
汾陰后土以求  
繼嗣召揚雄待  
詔還奏甘泉賦  
以風屏玉女卻  
慮妃云云者  
盧舜治曰哀帝  
三萬七千祠皆  
所謂雜祠也

隆按平帝復南  
北郊能汾陰甘  
泉祠莽議是矣  
然後以高后配  
地祇而共祀則  
崇陰教以媚元  
后者歟

郊。後數年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  
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憲。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  
時。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  
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哀帝即位。寢疾。博  
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  
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  
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而  
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  
泰時。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  
禮祠焉。後三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  
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  
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  
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  
正月上辛郊。師古曰。豫卜郊之日。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  
備五帝廟。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  
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  
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  
伏誅。廼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  
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  
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  
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  
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  
始元年。徙甘泉泰時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  
年三月。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日卒不



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

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

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

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

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

天墜之祀。師古曰。墜。古地字。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目。六律六

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

川。享先妣先祖。師古曰。此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也。六律合陽聲者。六鍾以六律六鍾之均也。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六舞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凡六樂奏六

歌。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師古曰。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

麟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地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四望蓋謂日月星

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界限。故其樂同。祀

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

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誼一也。天墜合精。夫

婦判合。祭天南郊。則目墜配。一體之誼也。天墜位皆南

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

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鬴栗。師古曰。謂牛角如鬴。及栗者牛之小也。玄酒陶

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日事天墜。繇是言之。宜有黍

稷。天地用牲一。燔齎瘞蕤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

用牲左及黍稷。燔齎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

其且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

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師古曰。輯。與集同。此天墜合祀。目

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墜上之園丘。奏樂六

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

祇皆出。師古曰。此亦春官大司樂之職也。天神之樂。圓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地祇之樂。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然後合樂而祭。



隆按王莽奏祠六宗是矣然所謂群神以類相從為五部兆則日月雷風皆祠而不及山澤何歟

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曰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曰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曰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師古曰。謂冬夏日至之時。后君也。方常也。不視常務。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墜之祠五徙焉。後莽又奏言。書曰。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各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

漢書卷之二十五 郊祀志 十四

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諱。

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師古曰。乾為父。坤為母。震為長男。巽為長女。坎為中男。離為中女。艮為少男。兌為少女。故云六子也。水火坎離也。雷風震巽也。山澤艮也。連及。諱亂也。既盡也。臣前奏。徒

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師古曰。春官小宗伯之職也。兆謂為壇也。營城也。五帝於四郊。謂青帝於東郊。赤帝於南郊。黃帝於南郊。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也。各因其方。謂順其所在也。今五帝兆居在雍。五時不

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大師光。大司徒官義和。欽等八十九人議。皆曰。

天子父事天。母事墜。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時。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時。易曰方呂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呂類相從。為五部兆。天墜之別神。中

盧舜治曰此敘王莽奏復舉兆五帝于四郊云

漢書卷之二十五 郊祀志 十四

漢書卷之二十五 郊祀志 十四



劉敞曰此奏兆  
字衍  
隆接四郊之下  
俱有兆字恐非  
衍文  
盧舜治曰此莽  
奏立官稷所以  
補漢祠之未備  
也

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  
長安城之未墜兆東方帝大昊青靈句芒時及靈公風  
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  
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  
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  
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  
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  
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  
奉宗廟共柔盛人所食目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  
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師古曰大雅縣之詩也冢大也土土神謂太社也  
又曰目御田祖目祈甘雨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也田祖稷神也言設樂以御祭於神爲農求  
也甘雨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李奇曰引棺車謂之紼當  
祭天地五祀則越紼而行事不以私喪廢公祀師古曰紼引車索也音弗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

社未立官稷

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太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令而未立官稷

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遂於官社後立官稷師古曰穀樹楮樹也徐州牧

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師古曰穀樹楮樹也徐州牧

歲貢五色土各一斗莽篡位二年興神僊事目方士蘇

樂言起八風臺於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順風作液

湯如淳曰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聞也又種五梁禾於殿中師古曰五色不也谷永所謂耕

耘五德也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鸞鶴麟毒冒犀玉二十餘物

漬種師古曰鸞古表字鸞古隨字謂鸞取汁以漬穀子也毒音代昌音莫內反計粟斛成一金言此

黃帝穀僊之術也目樂爲黃門郎令主之莽遂密鬼神

淫祀師古曰密古崇字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目下至諸小鬼

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廼以

雞當鶩雁犬當麋鹿數下詔自目當僊語在其傳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

隆按至其末年一段總叙以結之盧舜治曰莽所祠千七百所亦皆所謂雜祠也

隆按贊詞直敘



歸結在順時宜  
三字該盡漢家  
郊祀之制

漢書卷二十五下 郊祀下

十六

若廼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于孝文。始  
目夏郊。而張倉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為土德。卒不  
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  
猶從臣誼之言。李奇曰。公孫臣賈誼。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五  
德之傳。從所不勝。服虔曰。傳音亭。傳之傳。五帝相承。代常以金。木水火相勝之法。若火滅金更以火代金。秦  
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目為帝出于震。  
故包義氏始受木德。其後。目母傅子。終而復始。自神農  
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  
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鄧展曰。向父子雖有此議。時不施行。至光  
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昔共工氏。目水德。間于木火。與秦同運  
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  
應。順時宜矣。究觀方土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  
不亦正乎。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五下 終



